



明季南畧卷之四

馬士英特舉阮大鍼

阮大鍼字集之號圓海懷甯人天啓時爲太常少卿以魏黨思廟欽定逆案禁錮大鍼本土英之房師旣被廢寄居金陵與孔昭士英及太監李承芳交密士英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及周延儒再相大鍼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于物議僅起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此崇禎壬午四月也至是士英思所以

明季南畧卷之四

卷之四

一

酬之孔昭殿爭因士英而發也六月初六日壬戌士英奏冒罪特舉知兵之阮大鍼當赦其往罪卽補臣部右侍郎許之時士英乘高宏圖督漕未入卽自擬旨賜寇帶陛見舉朝大駭初八日甲子高宏圖曰大鍼可用必須九卿會議士英曰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乃于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宏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耳宏圖出卽乞休姜曰廣辭歸疏云臣前見文武紛競旣漸

國朝

兩津圖

天潢

錫山

六奇用賓

編輯

無術調和近見逆案掀翻又愧無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意同覆雨梓官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聽聞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禮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

初九日乙丑士英復爲大鍼奏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北且力攻宏圖曰廣呂大器諸人護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可翻也其妄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二

莫甚

十一日丁卯給事中羅萬象奏曰輔臣薦用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而大鍼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卽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

御史詹兆恒奏曰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陛下驛駐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痛哭百姓遂莫不洒血搥胸願思一報近聞

燕齊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驅殺僞守。各守關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大之靈。下短忠臣之氣。

十三日己巳。呂大器奏曰。先帝血肉未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惟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爲弁髦。又言近年溫周擅權。老成凋謝。一時庸奸憤事。中原陸沈。皇上中興。一時雲蒸霞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起。乃不意馬士英濁亂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途知兵。而爲鳳督哉。乃挾重兵入朝。視顏政地。南國從來藹藹。一唆撥而殿陛啞啞。叱咤藐主尊。爲贅旒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爲亂賊大防。而士英拉大鉞於尊前。徑授司馬。布列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有何勞績。倏而尙書宮保內閣。倏而金吾世蔭也。

郭維經奏逆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錄將脩。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起用大鉞對照。則顯顯今古。未免少

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絲綸。

十四日庚午，兵部郎中尹民興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大夫喪耻忘君，幾成苞孽之固。遂至先帝未載天子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顏堂上者，一逆案之阮大鍼，卽行檄四方，何以消跋扈將軍之氛？古者破格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逆案可翻，崔魏亦可恤。周鍾諸逆，皆可使才宥過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四

十七日癸酉，御史左光先言：阮大鍼總索逆黨野子，傅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冒罪特舉。明知無復有罪之者，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忍忘不共之仇耶？

十八日甲戌，詹兆恒進魏黨欽案原本，御史陳良弼諫阻勿翻逆案。時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王孫蕃等，各言逆案不可翻，大鍼不可用，俱不聽。馬士英自辯在兵言兵，上慰士英切責科道。甲乙史云：阮大鍼于六月初八日入見，備陳見枉之由。編

年云。大鉞召對。具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俱稱旨。竟用爲江防兵部尙書。九月初一日。柳祚昌催補阮大鉞官。卽命添註兵部右侍郎。仍禁朝臣不得把持阻諫。劉宗周云云。上切責之。

黃澍笏擊馬士英背

黃澍字仲霖。徽州人。丙子舉浙闈。丁丑登進士。授河南開封推官。以固守功擢御史。巡按湖廣。監左良玉軍。甲申宏光立。六月二十日。丙子澍同承天守備太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旣入見。澍面糾馬士英權奸悞國。淚隨語下。上大感動。顧高宏圖曰。黃澍言言有理。卿識之。召人御座前。澍益數其罪。士英不能辯。一語。志孔復前佐澍言。士英無上諸事。秉筆太監韓贊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是其職。內臣操議殊傷國體。士英亦跪求處分。適跪澍前。澍以笏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死。士英號呼曰。陛下視之上。搖首不言。良久。謂澍曰。卿且出。贊周命執志孔。上私諭贊周云。馬閣老宜自退避。士英遂稱疾。盡移直廬器具以出。以

金幣分餽福邸舊闢田成張執中兩人向上泣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遂馬公天下皆議皇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閒自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上默然。田成卽論士英疾趨入直。隨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首輔亟爲求寬。具見推度。姑饒他爲民。謠曰。要縱奸。須種田。欲裝啞。莫問馬。

### 黃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奸督有十可斬之罪。謹詳列以求聖斷。以質公論事。痛自亂賊猖狂。宗社失守。幸皇上應運中興。大張撻伐。臣小臣也。緘口苟容。豈不自保祿位。顧臣受國厚恩。稟性剛烈。不顧利害。致捋虎鬚。臣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言則馬士英必殺臣。不言而苟且偷生。臣不

### 明季南畧卷之四

六

死于賊。必死于兵。均之死也。臣敢冒死言之。奸督自任數年以來。有功無罪。臣謂可斬之罪。有十焉。鳳陵一坏土。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先帝。自宜生死以之。巧卸重担。居然本兵。萬世而下。貽皇上以輕棄祖宗之名。是謂不忠。不忠者可斬也。國難初定。人辦必死之志。爲先帝復仇。士英總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

勞苦明聖之前。動云勞苦多年。是謂驕蹇。驕蹇者可  
斬也。奉命討猷。而足未嘗跨出蕪黃一步。奉命討闖  
而足未嘗跨出壽春一步。耽延歲月。以致賊勢猖狂。  
不可收拾。是謂誤封疆。誤封疆者可斬也。猷賊兵部  
尙書。周文江引賊破楚省。教猷下江南。及左鎮恢復  
蕪黃之後。周文江金朝入而叅將之薦。夕以上  
朦朧先帝。禍地方。是謂通賊。通賊者可斬也。市棍  
黃鼎無以報德。用其叅謀。馮應庚私鑄闖賊銀印一  
顆。上篆果毅將軍印。托言奪自賊手。飛報先帝。士英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七

蒙厚賞黃鼎等俱加副將。今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  
眞官不來之謠。是謂欺君。欺君者可斬也。皇上中興。  
人歸天與士英。施然以爲非我。莫能爲。始而居功。  
後必蔑上。其目中無朝廷久矣。金陵之人有若要天。  
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謠。是謂失衆。失衆。失衆。失  
等者可斬也。生平至污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圓。  
滑。偶脫名于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  
遂特薦同心逆黨阮大鍼。大鍼居朝爲逆賊。居家爲  
匪類。三尺之童。見其過市。必唾罵之。士英首登啟事。



對人云我要操朝權必先用大鉞始。魏黨貽禍至今爲烈。敢于蔑侮前朝。矯誣先帝。迹其所爲。恨不起逆黨于地下。而與之同謀。是謂造叛。造叛者可斬也。減剋兵糧。家肥兵瘦。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武。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借皇上之名器爲請罪之資。緣在各鎮。忠義自奮。人人願報明主。皇上念民間勞苦。破格殊恩。士英動云。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的。善則歸君。其義謂何。是謂招搖騙詐。招搖騙詐者可斬也。宸居寥落。長江浩浩。士英不聞嚴御警蹕。緊防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八

江流而馬疋兵械。劄營私居。以防不測。以保金帛。何其智。以守陵園。何其怯。以壯甲第。何其橫。是謂不道。不道者可斬也。上得罪于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爲賣國之漸。十可斬也。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卽念其新功。待以不死。當削去職銜。責之速赴原任。廣聯聲援。庶可以慰祖宗在天之靈。謝億兆人之口。而奸狡日深。巧言狂逞。此豈一日可容于堯舜之世哉。伏乞大奮乾綱。卜臣言于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從公

叅議如臣一言涉欺。皇上卽誅臣以爲嫉功害能。讞大臣之戒。如臣言不謬。亦乞立誅士英。以爲奸邪。誤國大逆不忠者之戒。抑臣更有說焉。臣昨赴都。見吏部侍郎呂大器曾疏叅士英。臣尙未見全抄。要之大器亦非無罪人也。悻戾自用。反覆陰陽。臣曩在都門。與臺臣王燮會交章叅之。臣到九江。甚鄙其爲人。昨士英指臣有黨。今必以臣黨大器爲題。故爲明白。拈破。臣言官也。明知害之所在。與死爲隣。職掌所關。不敢不爭。士英卽旦夕殺臣。臣甘之如飴矣。因補疏。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九

直陳顛末。字稍逾格。惟皇上乾斷施行。

七月初二日丁亥。著黃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承襄時澍連上十疏。內多糾士英者。宏光不得已。屢諭其赴楚。乃去。總覽前後諸疏。逼真古名臣奏議。有胆有識。落筆妙天下者也。然其侃侃而談。無少顧忌者。挾良玉以爲重也。而士英之不敢遽斥澍者。亦畏良玉耳。不然呂大器一叅士英。卽有旨子告去。或刑部違問矣。亦何愛乎澍。何憚乎澍。而縱之之楚耶。

黃澍辯疏

七月二十二日丁未。黃澍辯馬士英見誣疏云。麻城劣生周文江爲猷賊兵部尙書引猷賊破省。有錦衣遣戍劉僑託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數萬金于猷。卽用僑爲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蕪黃。僑割髮私遁。尋送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于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黃鼎署印麻城。麻城洶洶幾亂。鄉紳請臣彈壓。僑獻銀三千兩助軍。以批云正苦無糧。眞可愧挾資以媚賊者。仰卽收貯。臣言隱而諷矣。旣還武昌。黃鼎明季南畧。卷之四。十。代爲解銀一千兩玉帶二圍珠冠一頂。臣又批云軍中無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帶。仰卽變價濟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爲言。試命將臣原書呈覽。則清濁立見矣。

九月二十六日辛亥。楚宗朱盛濃疏誣黃澍毀制辱宗。貪賄激變。士英喜。擢盛濃池州府推官。內批逮澍。刑部提問。澍不至。

十月初八日壬戌。黃澍奏辯內旨朱盛濃害非剝膚。何至千里叩關。

遠澍而澍不至。士英之權勢不能行于南楚之臣矣。次年良玉舉兵之事已兆於此。

附記乙酉大兵下徽州。閔相黃道周拒于徽州之高堰橋。自晨至暮。斬獲頗多。澍以本部邑人習知橋下水深淺不齊。密引大清騎三十山淺渚渡。突出闕兵後。驟見駭甚。遂潰。徽人無不唾罵澍者。後官于闕。謀搗鄭成功家屬以致邊患遂罷。

朱統鑰誣詆姜曰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一

七月二十六日辛亥。南昌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吏部候考朱統鑰上書誣詆大學士姜曰廣穢迹定策時顯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器。等蓋馬士英欲擠可法以獨居定策之功。劉孔昭欲去可法以專任田仰爲一網打盡之計。阮大鍼屬草授統鑰上之疏。入高宏圖票擬究治。上坐內殿召輔臣入。上厲聲曰。統鑰吾一家何重擬也。且責宏圖疏召可法還朝爲非。是宏圖抗辯。士英獨默。上每語必左顧田成。明有指授者。

二十九日朱統鑣參姜曰廣謀逆高宏圖姜曰廣皆引疾杜門禮科給事袁彭年駁奏曰祖制中尉奏請必先具啟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賫奏若候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竇直達御前微刺顯攻捕風捉影陛下宜加禁戢臣禮垣也事涉宗澤皆得執奏不問

通政司劉士禎言曰廣勁骨慳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鑣何人揚波噴血掩耳盜鈴飛章越奏不由職司此真奸險之尤者豈可容于聖世皆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三

聽劉澤清捏四鎮公疏糾姜曰廣劉宗周謀危社稷朱統鑣復訂奏姜曰廣雷演祚周鏞其疏仍出阮大鍼草馬士英擬旨逮演祚鏞等時演祚居夏僑金陵鏞爲大鍼最恨人有自比于孔昭者顯示辣手于同邑大僚一時陰擠而士英借是以迫宏圖曰廣之去

耳

陸朗黃耳鼎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結黨欺君把持朝政無人臣體曰廣石麒宗周等各予告而去戶科吳适疏言曰廣宗周慝事五朝貞心亮節久而

彌勁應亟賜畱不聽。

熊汝霖論異同恩怨。

吏科熊汝霖言。臣觀目前大勢。卽偏安亦未可穩。兵餉戰守四字。改爲異同恩怨四字。朝端之上。元黃交戰。卽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勛臣。繼以方鎮。固圍恢境之術。全然不講。惟舌鋒筆鏢之是務。真可嘆也。且以匿帖而逐舊臣矣。俄又以疏藩而叅宰輔矣。繼又喧傳復厥衛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忠誠。正直海內。其欽。乃么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主使。且聞上章不

明季商畧

卷之四

七

由通政。結納當在何途。內外交通。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事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必至厥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用以牟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必言。小民雞犬。亦無甯日。此尙可爲國乎。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慘。止有厥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今日締造之初。如有嬰孩。調護爲難。豈可便行摧折。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始。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

今何以使躍冶不萌。而維城有賴。先帝隆重武臣。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惠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氛是屏。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用。開門延敵。且噪傳門。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操。而恩有餘地。先帝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賊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用。疏入。士英票旨云。這厮指朕爲何如主。重處姑罰。俸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十四

三月

九月初九日。姜曰廣致仕回籍。十月二十日。予統鑰京官。尋補行人。以疏逐曰廣也。統鑰曰。須還我總憲。

吳适陳維新五事

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絲綸。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迺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寇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廢乞

封者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遂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而臣下盡遵。毋致游移。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所從出。將爲其終先。謹其始。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躍冶。初仕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羶逐之謀。愈切。卸担之術。偏工。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薦牘日廣。啟事日勤。今後求才務寬。用人務覈。甯重嚴于姑進。毋進恨于債轅。一曰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請飭中外蓬華之彥。非韜鈴之畧。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技勇。騎射日講。求其激同仇。以振積懦。一曰伸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輦金求翻。旣以寬其不死者。昭皇上之浩蕩。尤當以繼其覲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曰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叅補闕拾遺。務期殫慮。倘掖垣僅取充位。則白簡止貴空懸。則抄發本章一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讜



言見諸施行。毋致批答徒勤。而實效罔著。所裨非淺。疏入不省。

### 馬嘉植陳立國本

吏科馬嘉植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在君父力自貶損。尊養原非樂受。在臣子痛加悔艾。富貴豈所相期。茅茨雖陋。可勿翦也。有以勞人費財。導者勿聽。經武以外亦可概節也。有以處優晏安。術進者勿聽。

### 賀世奇言慎刑賞

### 明季南畧二卷之四

六

刑部侍郎賀世奇上言。刑賞宜慎。如吳三桂奮勇血戰。李郭同功。拜爵方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其遂是干城河上擁兵。曷不以之敵愾。恩數已盈。助名不立。冒濫莫甚。疏上。俱報聞而已。遺聞載賀世壽

### 李謨奏明臣誼

國子監典籍李模奏曰。今日諸臣能刻刻認先帝之罪臣。方能紀常勒卣。蔚爲陛下之功臣。日者廟廷之爭。幾成闕市。恐傳聞遐邇。不免開輕視朝廷之意。原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

名而甚至輕加鎮將。於義未安。鎮將事先帝未聞收  
桑榆之效。事陛下未聞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  
罪之科。而予之定策。其何以安。倘謂勸進有章。足當  
夾輔。抑以勗勉敵愾。無嫌溢稱。然而名實之辨。何容  
輕假。夫建武之鄧禹。猶慙受任無功。唐肅宗之郭子  
儀。尚自詣闕請貶。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倡率  
中外。力圖贖罪。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庶堪膺陛下  
延世之賞。至一概勳爵。俱應辭免。以明臣誼。至于絲  
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因泰交而稍  
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墮。而威  
福日隆也。

陳子龍請廣忠益慎名器用賢勿二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廣忠益。謂當黃道周觸忌  
權佞。構陷至深。先帝震怒。禍將不測。羣工百官。相戒  
結舌。獨涂仲吉以孤童。担囊走萬里外。上書北闕。子  
杖下獄。獄吏希迎。拷掠荼酷。至死不屈。以明道周之  
冤。此雖王調貫械以訟李固。杜仲殺身以救李雲。亦  
不過是。幸先帝聖明。得以俱免。憲臣劉宗周昔以廷

諍去國。孝廉祝淵毅然請留。先帝已輕議罰。迨後奸臣姚激復徵檻車。雖與仲吉得禍輕重有殊。然爲國惜賢。舍生取義。其揆一也。當仲吉赴戍之時。祝淵徵逮之日。臣皆得與接對。仲吉凝靜深遠。絕不以立名自喜。祝淵謙抑溫恭。惟出位引咎。間有投贈錙銖。不納。若置之。臺諫之班。必有以土補袞職。下剔奸邪。

遺聞云。以兵部侍郎解學龍疏薦。丙批陞原任戶部主事。葉廷秀爲都察院堂上官。監生涂仲

吉生員。諸永明爲翰林院待詔。蓋廷秀仲吉永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六

明者皆仗節士。先帝時申救道周下獄杖戍者也。甲乙史云。七月二十六日辛亥。仲吉永明並

授待詔。

子龍又疏請慎名器。謂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衛士奄尹。寥寥無幾。今大位旣登。來者何衆。不遏其流。何所底止。必將人誇翼贊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豐沛故人。文墨小吏。自昔爲嫌。朱紫盈門。貂蟒滿座。尤乖國典立政之始。惟願陛下慎持之。嗣後

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貶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

又疏請用賢。勿二爵人。宜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盛。量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以方論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躡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其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入于朝。與衆明季南畧卷之四

九

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立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疏入。俱不聽。

疏內憲臣疑指劉宗周。而計臣則指江陰張有譽也。甲乙史云。七月二十五日庚戌。戶部尙書周堪。賡久不到仕。中旨傳陞吏部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大學士高宏圖以不經會推。繳命得旨。特用出自朕裁。蓋有譽清慎爲人所稱。馮

士英借以開傳陞之倖門爲阮大鍼地也吏部  
給事中章正宸封還中旨力爭不聽故姜曰廣  
陳子龍諸君子俱極論之

姜曰廣論中旨

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斁斜封墨敕覆轍具在  
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  
之害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  
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  
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儉刻毒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二十

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等也  
其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猾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  
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之李國楨也其所得大將  
則統絳支離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  
無賴之史莖陳啟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  
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  
總由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  
線索關通中自有竅門戶摧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  
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遂不能無聳動間以其

事密聞于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隱恨。先帝既候。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而爭之。但願陛下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狂偏安。武侯之出師南蠻。何倦倦以親君子。必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敵。亦何以切切信君子。勿問小人爲言。苟能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力俎也。

吳适請憂勤節愛

戶科吳适疏請憂勤節愛。言國耻未雪。陵寢成墟。豫東之收復無期。楚蜀之摧殘彌甚。舊部草創。一事未舉。萬孔千瘡。憂危叢集。又況畿南各省。到處旱災。兼之臣鄰消長。多虞將帥。元黃構釁。伏惟陛下始終競揚。兼做祖制。早午晚三朝。勤御經筵。而諮時政。親近儒臣。朝期無更傳免。而又躬崇儉約。尚茅茨而省工。

作嚴爵賞而重名器。錙銖必恤。俾佐軍興。諸凡無藝之征。一槩報罷。被災之地。確覈酌緩。墨吏必懲。蠹胥必殛。根本之計。孰大于此。

沈胤培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

禮科沈胤培疏請立中宮舉經筵定朝儀。謂今永巷無脫簪之傲。崆峒鮮問道之謨。嘖笑或假借于從龍。而廉遠堂高之義不著。是非或混淆于市虎。而陰陽消長之關可虞。陛下誠思此身為祖宗付託之身。先帝之大仇。一日未復。卽九廟之神靈。一日怨恫。而正

明季南畧卷之四

三

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先自宮闈始。則選立中宮爲第一義。經筵業奉明旨。尤祈汲汲舉行。或召詞臣詢經史。或召部臣考政治。而時令臺諫之臣。陳得失。宮中萬幾之暇。披覽資治通鑑及本朝寶訓等書。以知前代興亡之迹。祖宗至治之由。至于朝儀多闕。大典未光。如朝門不應奏樂。而奏樂各衙門應奏事。而不奏事。凡若此類。竝宜申飭。

章正宸論銓政

吏科章正宸指陳銓政。一名器宜慎。定策者旣懋厥

賞其餘人自請敘則十倍增官輦金不供刻印甯免瓜果之謂一職掌宜專用人獨歸吏部今有咨送者有薦拔者有徑自奏討者冢臣所職幾何一封疆宜肅文武共寄封疆不斬誤國之臣不激報國之氣一廢臣宜飭爵重則人乃勸法守則士知恩累累起廢不自靜聽豈不聞律有罷吏不入國門乎。甲乙史

### 宋劾疏畧

監軍僉事宋劾上言。臣民苟安江界恐非所以保江界。諸臣苟存富貴恐非所以保富貴也。又言人生止有此時日。人身止有此精神。古賢惜分陰。運甕舞雞。皆勞筋骨于有用。

### 祁彪佳請革三弊政

御史祁彪佳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高皇帝因有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狗。口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揮而定。卽舉朝盡知其狂。而法司誰雪其寬。酷慘等子來周。平反從無徐杜。



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崇  
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  
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鬻刑章。飛誣多  
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于吊拷。怨憤充塞  
于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直托之愈盛。欲宄奸宄而奸  
宄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夫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  
刑章不歸司政。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  
必殺之刑。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四

之譽。蓋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  
卽卹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  
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伏乞陛下嚴行禁革。

袁彭年請革廠衛

八月初七日。禮科袁彭年疏言。高皇帝時。不聞有廠。  
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立東廠。命內官主之。此不見  
正史。惟大學士萬安行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著。嗣後  
一盛于成化。然西廠汪直。踰年輒罷。東廠尙銘。有罪  
輒斥。當時不得稱純治矣。再盛于正德。邱聚谷大用。

等相繼用事。皆倚逆瑾。煽虐釀十六年之禍。天下騷然。一盛于天啟。逆魏之禍。幾危社稷。近事之明鑑也。自此而外。列聖無聞。夫卽厥衛之興廢。而世運之治亂。因之。頃先帝朝。亦嘗任厥衛訪緝矣。乃當世決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亦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卽從密網之地。而布奸作僞之事。又資發奸之人。以行。始猶怕儀交際。爲人情所有之常。後乃賍賄萬千。成極重莫返之勢。豈非以輿援之途。愈秘而專。傳送之關。愈曲而費乎。究竟刁風所煽。官長不能行法。明季南畧。卷之四。三五

陳子龍疏畧

十八日兵科陳子龍言。中興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陛下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之時。清歌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誠不知所終矣。其始皆起于姑息。一二武臣。以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遵養。臣甚爲之寒心也。

史可法請行徵辟

史可法請行徵辟之法。以通銓政之窮。疏曰。國家設四藩于江北。非爲江左偏安計也。將欲立定根基。養成氣力。北則爲恢復神京之計。西則爲澄清關陝之圖。一舉而遂歸全盛耳。聖明在上。忠義在人。君父之仇。耻特深。海宇之羣心。競奮在師。武臣無不以滅賊復仇爲念者。乘時大舉。掃蕩可期。特所慮者。兵戈擾攘之中。不復有百姓耳。無百姓何利于有疆土。故此時擇吏不緩于擇將。而救亂莫先于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然而今日之守令。難言。雖以前北都未陷。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難易。缺有炎冷。無所不用其營避。而兵荒破殘之區。卒舉而授之庸人。此豈白面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資格爲拘。東南缺員。正自不少。安能復填西北之缺。使無致嘆于晨星。則銓選法窮。不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足蠅營。真才真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而眞從君父起念。誓圖除凶雪耻。垂功名于千載。乃始投袂而相

從請纓而奮起。臣以爲宜倣保舉之法。通行省直撫按司道。及在京九卿科道官。果有才胆過人。堪拯危亂者。不拘資格。各舉一人。起送到京。資以路費。赴臣軍前。効用。酌補守令缺員。二年考滿。平陞善地。三年考選。擾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如各官避嫌不舉。卽聽該科指叅。重行罰治。若有懷才思逞。赴臣軍前者。驗其真才。一體錄用。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有能保護一方。爲民推服者。卽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總求天恩。破明季南畧。卷之四

三

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聞逆賊所至。常帶多人。得一州卽設一州官。得一縣卽設一縣官。小人不識順逆。爲所用者恒多。况際國祚重新。賊寇垂盡。則必有桓桓德心之士。輻輳而翼中興。臣拭目望之矣。

千古良法所慮奉行非人。雜之以私。旋舉而旋廢耳。

李清奏國用不支

工科李清言。天下秦晉屬賊。燕代屬清。兗豫已成。

甌脫閩廣解京無幾徽甯力殫于安燕二撫常鎮用  
竭于京口二鎮養兵上供者僅蘇松江浙。目昔以天  
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營建儀器  
事事增出其何支也。

張捷論民心國運

十月十五日張捷言先帝未造民心兵心士子之心  
將吏之心無一不壞。要皆在廷諸臣之先壞。而種種  
因之。重賄所歸。使人不知有法紀。以科場爲壟斷。以  
文字爲糾連。舉貪官汚吏之所漁獵。豪紳悍士之所  
明季南畧卷之四  
誣逼。憤帥驕兵之所淫掠。聚毒于民。民心既去。國運  
隨之。而慘禍及于先帝矣。

按捷疏甚得當日情景。而立朝後惟阿黨是狗  
毒更甚焉。古人所以致概于目睫也。

吏科奏計典

二十六日庚辰吏科張某奏近時位署無常。挨舉營  
進輦金覓穴營求不止。如往歲之計典可翻明歲之  
計可以不設矣。

吳廷陳日講午朝二事

補遺云十月朔戶科吳迺疏陳昭事之實一日講宜行請勅定期俾博聞有道之臣朝夕左右稽詢經史虛衷延納更取祖訓大誥諸書時時省覽以爲著鑑一日午朝宜舉俾閣部大臣以及臺垣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卽于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覈功罪以勸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疏入不省

游有倫奏國事淆亂

十一月初二日丙戌御史游有倫奏今日國事淆亂

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明知君子進退不苟故以舍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五

沙之口激之速去甚至有常人所不忍道者賣于君父之前其視皇上何如主乎臺省中微有糾劾則指爲比黨相戒結舌眞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也

是時黃耳鼎陸朗朱統嶺疏攻姜曰廣徐石麒劉宗周等各予告去故有倫奏此可謂抗疏矣不知句尤罵得馬奸一班小人好

錢增請濬劉家河

戶科錢增疏請備水利言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

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閘。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蓋自吳淞淹塞。東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泛濫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元時劉河最深。運艘市舶。走集于此。近口漲沙淤塞。於是東流之水。逆而向西。涓滴不入。灌溉無資。兼之歲歲旱魃。平疇龜拆。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何從乞靈。海若然此。就旱暵言耳。萬一大浸嵇天。七郡洪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爲壑。而城郭人民。益不可問。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國計何哉。

明季南畧卷之四

三

蘇松巡按周元泰亦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又疏請濬吳淞。俱下旨該部察議。

出遺編

史可法奏官多無益

史可法言。今日江北有四藩。有督師。有撫按。有屯撫。有總督。不爲不多矣。敵寇並至。曾何益。毫末哉。臣近至揚州。一時集于城內者。有總督。有提督。有鹽科。酬

應繁雜。府縣皆病。今又添監督。人人可以剝商。商本盡虧。新征不已。利歸豪猾。不足之害。朝廷實自受之。

### 吳适論雲霧山

己酉二月初六日。太監李國輔請往雲霧山開採。命馳驛去。給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卽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八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狼接迹。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牧。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

### 明季南畧

#### 卷之四

#### 三

方訛棍在。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共肆劫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眾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以討之。十四年乃戡定。奉旨照舊封禁。往禍蓋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相岐。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疊。篳路崎嶇。封禁旣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障疊峯。毒蛇猛獸。生育繁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邃深幽奧。迥絕恒區。水不通舟。陸難移



運縱使輸。垂再出疇。令神輸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于供億。誰籌正賦。且吏胥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棄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田有荒蕪之慮。力役多死。亾之憂。不便四。興朝舉動。天下仰望。以卜安危。今以無益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傾危四省。垂之青史。貽譏後世。不便五。遠邇傳聞。必且蜂屯蟻聚。競營巢穴。居奇召禍。約束無力。是使盜賊復生。而殺戮再見。不便六。况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脉。遂釀土木之難。洩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國輔係大司禮。韓贊養子。贊周闔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所匡救。時人以張永目之。馬士英則視爲眼中之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誑國輔具疏請往。其實士英竟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營篆。授其子馬錫。以孔臭兒縮兵柄。時事可知矣。迺疏出土英遂切恨之。

直言無諱。雖以此忤權相。身輕似葉。而名重如山矣。

萬元吉疆事疏

太僕少卿萬元吉奏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苟蒙簡命。監軍江北。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爲皇上陳之。切惟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皇帝初莅海宇。懲逆黨用事。劉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竟見之。元黃畧綢繆之桑土。大患當前。束手無策。先帝震怒。

明季南畧

卷之四

三

一時宵王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練新法。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中外不甯。國家多故。十餘年。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足。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爲太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撓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用。偶偏也。昨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

之者矣。賊旣渡河。臣卽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甯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一勝。先帝召對。亦會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乃賊勢薰灼。廷臣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亦權宜應爾。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違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誰敢違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我。年來督撫更置。尚視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明季南畧。卷之四

三

概乎未講國事。因之大壞。莫救。則以任議之途大崎也。臣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鑒。伏祈皇上雷

神省覽。

禦寇全疏疏

萬元吉奏曰。賊今被割入秦。挑精選銳。垂涎東南。轉盼秋深。若出漢商。則徑抵襄城。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積怨深怒。于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畏賊。恐將士之在上游者却而趨下。在北岸者急而渡南。金陵重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

臣入都將近十日。竊窺人情。皆積薪厝火。安寢其上。居功者思爲史冊之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之注射。舌戰徒紛。實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諸臣置陛下于何地。得毋令三桂等竊笑江左人物。功非功而才非才乎。從來戰勝首稱廟堂。若使在廷無公忠共濟之雅。斷未有能立功于外者。伏乞皇上申諭中外大小臣工。宜洗前習。猛勵後圖。毋急不可居之功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捐去成心。收集人望。務萃衆志。以報大仇。集羣謀以制大勝。社稷身名。並受其福矣。

明季南畧

卷之四

壹

累朝闕典未行疏

萬元吉奏曰。皇上前者恭謁孝陵。徐問懿文園陵所在。親爲展拜。臣隨諸臣後。莫不手額斯舉。實爲三百年來未有盛事也。先臣楊守陳嘗議修建文實錄。有云。國可廢。史不可廢。卓哉兩語。可稱要言。不煩宏治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復建文時故號。爵其後裔奉祀。時繫恭獄。以聞于上。敬皇帝詔勿罪。夫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往事而示之以無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隆。不若引景帝故事。還懿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

園寢而配以建文君也。二事竝繫大典。伏乞皇上勅下廷臣集議。建文實錄。作何開局纂修。懿文故號祀典。作何釐正。若此舉告成。千秋萬世之下。必傳爲美談。抑臣更有請者。靖難死事諸臣。歷蒙恩詔褒錄。乃謚廕諸典。尙闕有待。美遜國之君臣。何厚愧此時之節義多虧。哀由高皇帝首喪。余闕而斥危素。風勵備至。靖難以後。正氣漸就損削。故釀爲今日。猶猾賣國之徒。屈膝拜僞。覲顏見人也。請將靖難死事諸臣。及北京各省直陷城殉節諸臣。勅下有司。細歸採錄。編明季南畧。卷之四。美

成一事。分別二等。酌予謚廕。廟祀。仍頒行學官。廣示激勸。庶于晚近人心。補救匪淺也。

請卹死節諸臣疏

萬元吉奏曰。臣前護軍四川。追剿猷操二賊。總兵猛如虎。叅將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光捷等。聽臣催督。從蘆州至開縣。爲程凡二千餘里。日夜靡甯。遇賊卽殺。無奈先時故輔不聽臣言。早扼歸路。致令我兵深入。劉士傑與郭關。猛光捷俱死之。此臣所目擊最悉者。後臣丁艱回籍。猛如虎守南陽。闖賊用大砲攻城。

甚急。如虎以計破之。傷賊精兵數千人。既聞他門失守。如虎始下城。猶持短刀斫殺多人。至唐府國門。望北拜稱負恩。被賊刺刃。此臣所訪問最真者。如虎等陣亡數載。喪錄未沾。伏乞皇上勅下兵部速議。旌卹。以風示江北鎮將。惟時同臣監軍關內道副使曹心明調護秦兵。備嘗艱險。屢奏俘馘。竟以積勞盡瘁。棉州使得半通。襄綸榮其身後。差令不同腐草耳。勸遠舊督趙光朴。赴召于突騎之中。受事于破口之後。驟令烏合。身先被創。竟與誤國督師。駢首西市。迄今文武貴賤。莫不抱冤。併望皇上下部議復。

明季上冊

卷之四

三

